

艺术·视野

至今没有专业院团、还属于“业余演剧”状态下的澳门戏剧，因为场地和受众的客观条件限制，平均两周只有3次戏剧演出，一个戏排演完成一般只能演出两场，而且都是在周六、周日。

“业余演剧”开出金莲花

——“第八届华文戏剧节(澳门·2011)”印象

胡 薇

随着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华文戏剧更是作为全球华人所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促进良性互动和深入交流的有效平台。而素以彰显华文戏剧的发展及成果为己任的华文戏剧节，更是中国内地和港澳台每两年一度的戏剧盛事，随着其影响的扩大，已成为全球华语戏剧界最为重要的戏剧活动之一。

华文戏剧节由内地和港澳台共同发起，意在通过戏剧展开对话和交流，通过同根同源的华文文化的纽带，增进四海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因此，由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轮流做东。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及澳门华文戏剧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华文戏剧节(澳门·2011)”，于2011年12月中旬举行。

本届戏剧节期间，举办了“新世纪华文戏剧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来自日本、新加坡、美国和德国的专家学者、戏剧人士汇聚一堂，共同回顾华文戏剧的过往，前瞻华文戏剧的未来。同时，来自内地和港澳台的共9个剧目的13场演出，分别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戏剧农庄、澳门文化中心小剧院、晓角话剧团进驻、何黎婉华庇道演艺剧院以及岗顶剧院等场地上演。其中，除了来自台湾的台南人剧团的《K24》、澳门晓角话剧团进驻的《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门奇谈》、香港爱丽丝剧场实验室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及沈阳师范大学延松剧场艺术研究所的《弥留之际》、澳门青年剧团的《天琴传说》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原野》等大戏之外，还有澳门石头公社的《在雨和雾之间》、澳门零距离合作社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十年》及天边外(澳门)剧场的《青春禁忌游戏》等剧目，舞台呈现各具特色。

澳门开埠400多年来，留下了亚欧大陆的多种印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如古代中国的遗迹、南欧的风情、巴洛克的余韵等，并在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交融中，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因此，在澳门的历史城区，文物古迹密布。比如，举行戏剧节闭幕式的岗顶剧院，就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剧院。而亚洲最早的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的师生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大三巴”进行的两次学生演剧活动，比被视为中国话剧肇始的留

日学生的演剧活动，还早了几百年。不过，澳门至今也没有专业的戏剧团体，澳门戏剧总体而言还属于“爱美剧”。但随着澳门政府开始重视戏剧的教育与培训，倡导“业余演剧、专业训练”，广泛招收各剧社成员及社会上的爱好者送入澳门演艺学院加以培训以后，澳门整体的演艺水平得以逐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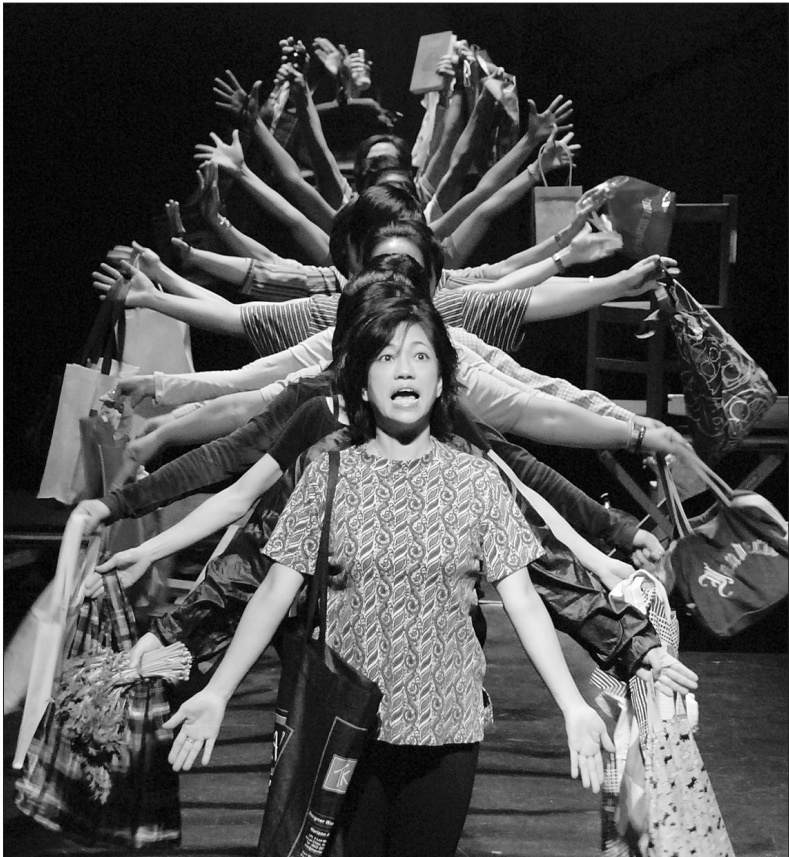
回归以来，澳门政府更是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令澳门戏剧的面貌在10余年间焕然一新。比如，在本次戏剧节的推荐剧目与参节剧目中，澳门当地的剧目共有5部，占了总量的1/2强。尤其是澳门青年剧团演出的《天琴传说》，是一部令人感到惊喜的作品。创立于2009年的澳门青年剧团，从属于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主要由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还有一些成员是工余才参加演出的戏剧“发烧友”。全剧讲述了男主角在离开人世前，重新回归家庭从而发现了诸多曾被自己熟视无睹的生活“真相”。该剧清新、质朴，不仅善于利用语言来展示人物关系和性格，而且刻意强化了今昔的交织与映衬，力图在日常琐事中，发掘平凡生活下的动人之处。舞台布景也十分简单，以船形的上下两层空间，展示出1962年的渡轮、初恋和2009年的家中、团聚等不同的时空及故事脉络，沟通着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使演出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内在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在人在戏剧中得到慰藉、警醒，甚至重拾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因此，有一批年轻的澳门戏剧工作者，出于对戏剧的共同热爱而在2008年建立了天边外(澳门)剧场。剧团直接以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名剧《天边外》命名，借以表达所有成员对于戏剧艺术的向往和追寻。剧团本次演出的是前苏联女作家柳德米拉·拉苏莫夫斯卡娅的名作《青春禁忌游戏》，以“学院派”的严谨方式，演绎了4名学生为了得到女教师所保管的存放试卷的钥匙而进行的残酷的心灵较量，表达着主创们对于现实的关注与反思。

此外，参加展演的其他澳门戏剧中，还有一些有着独特演出风格的剧目。如，于1975年创立、澳门最资深的戏剧艺术团体——晓角话

剧研讨会上演的《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门奇谈》，就是一部关注时事、紧扣澳门当下社会生活，以十几个小故事片段组成的、带有即兴风格的演出。而零距离合作社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十年》，则是一部集体现场即兴创作的小戏。零距离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成员包括社工、教师、职员及大专学生等。所谓的“一人一故事剧场”，是一种即兴互动式剧场，《十年》主要是剧组和观众之间的互动，颇具游戏意味。至于由1996年成立的石头公社演出的《在雨和雾之间》，则是一出侧重以肢体语言来展现母女关系的小戏。

总体而言，本届戏剧节的一些剧目在整体呈现上还略显稚嫩，但是，演出中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民间剧团的成员们对戏剧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在演出者中，很多人并非专业的戏剧学习者，却怀着对戏剧的热爱，而课余时间工作之余，努力地投入戏剧的学习和演出，享受着戏剧所带来的人生体验和乐趣。也正是他们的存在，为澳门戏剧的发展播下了火种，从而许多风格各异的演出团体陆续得以成立，形成了今日澳门戏剧多元、分众的局面。而澳门的文化政策是不养



《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门奇谈》剧照

院团，只是提前对进行报批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项目进行审核和评估后，给予其全额或一定比例的资助。据统计，至今没有专业院团，还属于“业余演剧”状态下的澳门戏剧，因为场地和受众的客观条件限制，平均两周只有3次戏剧演出，一个戏排演完成一般只能演出两场，而且都是在周六、周日。因此，许多剧团在进行戏剧创作的同时，以走入社区或校园的方式来获得政府的补贴，从而使自己更好地生存下来以实现戏剧的梦想。

戏剧，往往能引发观者内心的投射，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细细品味生命的真谛。正如本届戏剧节所提出的口号——“点滴成就·川汇成流”所示，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华文戏剧，烙印着民族精神，凝聚了各地华人点滴的戏剧力量，最终成为了联结内地及港澳地区情感的重要纽带。而澳门的戏剧工作者们，多年来在寂寞中坚守和准备，在机遇中珍惜和执着，也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随着澳门政府对文化艺术支持力度的加大，澳门戏剧在华文戏剧的大花园中，宛若一朵金色莲花，终于悄然绽放……

艺术·殿堂

“2001年，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狂飙》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进行首演。当时，2000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国歌响起，全场学子起身与演员共同高唱。”北京大学会议中心主任刘寿安说，田沁鑫与北京大学渊源已久。

1月7日，迎着北京的瑞雪，田沁鑫再次坐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一口气宣布了3件事。

举办戏剧演出季

今年3月，田沁鑫将携《四世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大家都有病》3部风格迥异的作品，以“田沁鑫戏剧演出季·北京大学”的形式，先后亮相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集中向青年学子展现其“一戏一格，千戏千面”。按照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传统，2排3号仍然会为老舍先生留座(2月3日是老舍生日)。

田沁鑫表示：“非常荣幸，有一个月的时间演出我的3部戏。作为一个戏剧导演，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展演一个月的导演。”田沁鑫表示，北大多年来一直对其厚爱有加，她能回报的，是多带自己的作品走进北大、走进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她看来，北大长期有着纯粹爱戏又懂戏的年轻人，他们让她看到戏剧的未来。

获聘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

会议第二项，田沁鑫笑容满面地从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手中接过了大红聘书，正式获聘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

田沁鑫说，这“蓄谋已久”的证书，源自她“一不留神的坚持”。“1999年，我一不留神改编了萧红的《生死场》，做了点文学的事。后来，又一不留神改编了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之后，又改编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也正是这‘一不留神的坚持’，让北大老师很喜欢我。虽然坚持文学不易，

田沁鑫携手北大办三件事

本报记者 刘 燕

但我仍会坚持。”

据陈旭光介绍，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是于2011年在原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的基础上，整合北大校内各方面资源而成立的。原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

在2005年创立伊始，即明确“摸索与建立本土化戏剧教育模式，培养年轻优秀的高级戏剧人才，追求有创造力、生命力以及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现代戏剧”之宗旨。借助北京大学的相关院系和学科的支撑与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影视戏剧研究专家的参与，具备戏剧专业完整的学科体系。此次聘请田沁鑫为中心副主任，一因其戏剧品质，二因

艺术·剧评

《浮生》：小成本“舞关东”

江 东

现代史上蔚为壮观的人类迁徙事件，为该作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时空氛围，给故事本身增加了厚重感和悲剧色彩。因此，舞蹈诗剧《浮生》在选题上的现实主义追求，首先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好感。

青年编导谢飞，担负了本剧的总导演工作。谢飞是东北师大音乐学院舞蹈系的舞蹈编导课教师，这个小伙子曾以舞蹈《南京·亮》获得圈内人的关注。此次在舞蹈诗剧《浮生》的创作中，谢飞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编创才气。如此大部头的故事篇幅和不同人物在复杂境遇下的设计、塑造与打磨，都显示出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编导的艺术才华。观毕整部作品发现，谢飞不但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做得很到位，同时在结构的安排、环境的铺陈等细节上，也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功力。谢飞的努力及结果让人不禁欣喜：又一位年轻编导人才在东北涌现出来。

倒是所谓“舞蹈诗剧”的体裁，让人有些含糊。其实倒不如直接称之为“舞剧”，则更符合该剧的实质。该剧有故事逻辑、有具体的不同人物形象、有环环相扣的情节，完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舞剧体裁。因此，如果从创作原点出发和设计之初便按舞剧的思路进行，一定会让该剧形成更为合理的发展走向。

人物的塑造，是任何舞剧中

其多年来对戏剧教育的践行。

启动“新写作计划”

“既然接受了聘任，就想做点事情。”田沁鑫的第一个规划是启动中国青年编剧“新写作计划”。这一计划是针对国内戏剧剧本匮乏的现状，将在两年内选拔6名中国青年编剧去英国苏格兰国家剧院交流学习。“最后，派出去的编剧需要有作品，中国国家话剧院会排演出来。”

去年8月至9月，田沁鑫受“中英文化连线”及苏格兰国家剧院的邀请，赴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访问，与英国戏剧同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尤其对苏格兰“新写作”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英国同行交流的时候，我认识到，除了大编剧特殊的大情怀，写剧本其实是个‘手艺活’，好剧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创作出来。”针对国内戏剧剧本匮乏的现状，田沁鑫决心联手苏格兰国家剧院，在国内发起中国青年编剧“新写作计划”，把国内的优秀人才送到英国，学习写剧本的科学方法。

北京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秀芹介绍，中国青年编剧“新写作计划”是一项公益性戏剧产业战略规划，是具有学术理论支持的，从实践角度出发的，包含了编剧培训、戏剧创作、剧目制作、商业演出的“全链条式”的立体的，具有实践性、社会效益的一项青年剧作家培养项目。该计划不仅创造出新

的培养模式，还将带动产生新的戏剧产业、新的制作模式、新的戏剧产业链等。

目前，已经有两位国内青年导演李建军、何雨霁学成归来。李建军介绍，在英国的两周内，他每天与天才剧作家加加林交流，获益匪浅。

“一想起与教育有关的事，就特别开心，这是公德。”田沁鑫一再强调，戏剧写作是源头，剧本是严峻的问题。“我不爱说大话，中国的美育、戏剧教育非常缺失。不管多艰难，我都会继续开展下去。”

最见编导功夫的环节。虽然该剧的人物是紧紧围绕故事的推进而发展起来的，但仍有斧痕之感，部分设计不够合理和自然。比如，敌人头目总在跟三兄妹发生着各种联系，三兄妹的命运都与其直接相关，可他们彼此却总也遇不到，这就显得有些不够顺畅和自然。因此，该剧的剧情及其人物设置的合理性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同时，母亲在分辨子时的细节也应当该再进一步有所安排，因为这个情节与全剧的发展至关重要，处理得不周全则会让全剧的发展失去前提。

有一点让我颇为佩服和赞同：跟眼下国内舞剧动辄上千万元的投入，《浮生》完全可以算是极小成本制作了。它居然没有一道硬景，然而，却能把当年那种特定的时空渲染得很到位，这就见出了创作者们的能耐。同时，《浮生》的小成本制作也足以证明：不是非要“烧钱”才能营造出艺术气氛的。当然，也许还是受制于这个低成本的原因，该剧缺乏原创音乐，给该剧的艺术特色打了不少折扣。

该剧的演员表演是一大亮点，特别是“母亲”的出色表现。不似目前各地的舞剧制作总是在中央级团体中借用名角舞星，《浮生》的表演者们均为东北师大的师生，他们质朴而又深入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浮生》剧照

艺术·乐评

古老乐器的复活与新生

——刘宽忍埙乐艺术的价值意义

丁科民

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民族音乐百场巡礼：土韵——刘宽忍埙乐独奏音乐会》于2011年12月15日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

本场音乐会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伴奏，古琴大师李祥霆、古筝演奏家王中山、琵琶演奏家张强等鼎力协作，别开生面、推陈出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古今对话、中西对话、乐种对话——7000年古老乐器演奏的音乐与当代人心灵的沟通与共鸣；中国最古老的民族音乐与西方大型交响乐的协作与交流；埙乐与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的联合协奏，使埙乐这一古老的民族音乐在新时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焕发出无限生机。

从音乐史的角度看，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埙乐演奏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从乐科学的角度看，它标志着埙乐作为一个独特的器乐乐种，其演奏水平和演奏曲目达到了新的高度，摆脱了长期以来仅仅作为特色乐器的附属地位，步入成熟，走向独立。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标志着一

个濒临灭绝的远古文化物种的复活与新生。

埙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和西安半坡等遗址都有出土，距今已有7000年历史。它是史前人类社会产生的最原始的乐器，与先民们所发明的泥质器皿一样古老。历史上埙的地位曾高至与钟磬同等，成为祭祀的礼器。但由于埙的音域狭窄、音调不准、音量不大、曲调简单，且多哀怨之音、忧伤之韵，逐渐为主流社会所鄙夷，及至唐代，已沦为民间自娱自乐的乐器。

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无数的音乐人殚精竭虑，开始研制埙，并尝试新的演奏方法，但是埙乐基本上仍处在民间音乐人和专业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状态，在现代乐队的编制中长期处于特色乐器的从属地位，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推广。

埙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乐种，必须要在乐器的改良上，在曲目及演奏水平上，达到新的高度，才能适应当代器乐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自身的制器、作曲和演奏的大师，必须要

有经这些人通力合作的大型经典作品。

所谓制器大师，就是能把埙——这种远古时代比较简单的乐器，从音色、音质、音准、音域、音量等诸多性能加以改进乃至革新，为大型经典作品提供必要的物理支撑，从而使其能够适应高难度曲目中复杂技巧的演奏。而演奏大师就是要能熟练掌握埙的乐器性能，创造性地开拓埙的表现领域，最大限度地提升埙的表现力，能够演奏多种曲式和调式调性的高难度曲目。而作曲大师则要能充分发挥埙乐的风格特点，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和独特风格的经典性作品，不但能展示圈子的艺术魅力，而且还能完整表达当代人的心灵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

刘宽忍将埙乐的制器、作曲和演奏集于一身，无疑是此领域的集大成者和领军人物。他研制的十孔埙，拓宽了埙的音域，提升了埙的表现力，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在埙的演奏上，他力求创

新，把二胡的委婉缠绵和古筝的淡定沉稳融于埙的演奏之中，综合运用其他吹奏管乐器的颤音、震音、打音、泛音、噪音、滑音、花舌、循环换气等技法技巧甚至有弦乐的揉弦技法，把埙的演奏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研制乐器和探索演奏技法的同时，他不但自编自创，而且号召与联合其他著名作曲家如饶余燕、程大兆、张晓峰、郭洪钧等，创作了一批能够体现埙乐特色、展示传统魅力、具有民族气派，具备经典意味的大型曲目，如《古渡秋》、《子夜吴歌》、《苏武牧羊》、《风竹》、《远行》、《如莲》等，全方位地把埙乐艺术推向了一个独立乐种所应该达到的高度。

一枚尘封于千年的出土文物，一个在旅游市场司空见惯的工艺品，一种在音乐演奏中只起着点缀辅助作用的特色乐器，在刘宽忍的手中，发出了具有自己独特魅力的天籁之音，以它独特的音乐之美，实现了远古乐器与当代人的精神对接，深深地打动了当代人的心灵。